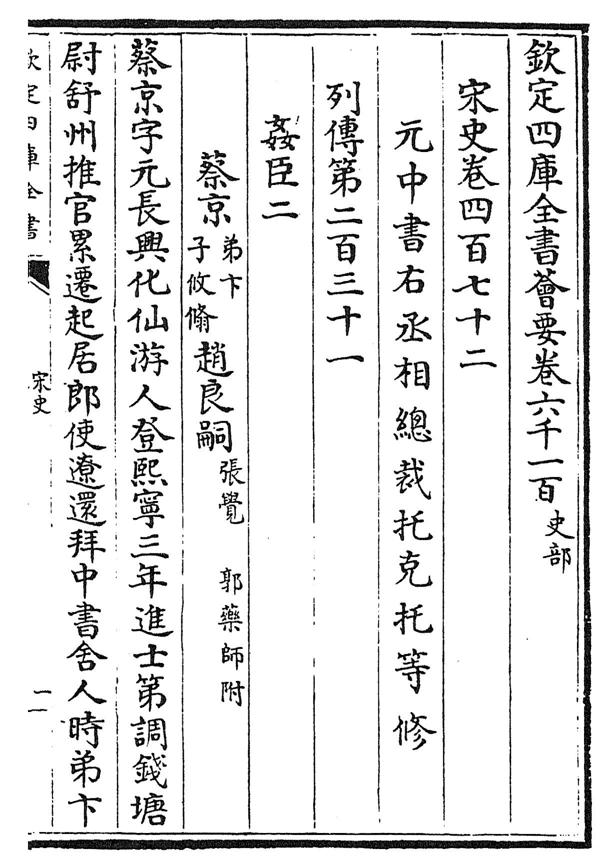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一

姦臣二

蔡京 弟卞 子攸 儵 趙良嗣 張覺 郭藥師附

蔡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三年進士第調錢塘尉舒州推官累遷起居郎使遼還拜中書舍人時弟卞

已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後為序卞乞班京下兄弟同掌書命朝廷榮之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元豐末大臣議所立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不克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臺諫言京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改瀛州徙成都諫官范祖禹論京不可用乃改江淮荆浙發運使又改知揚州歴鄆永興軍遷龍

圖閣直學士復知成都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光惇不同十年間京再莅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下拜右丞以京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文及甫獄起命京窮治京捕內侍張士良令述陳衍事狀即以大逆不道論誅并劉摯梁燾劾之衍死二人亦貶死皆錮其子孫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復遠竄京覬

執政曾布知樞密院忌之密言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但進承旨徽宗即位罷為端明龍圖兩學士知太原皇太后命帝留京畢史事踰數月諫官陳瓘論其交通近侍瓘坐斥京亦出知江寧頗怏怏遷延不之官御史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論其惡奪職提舉洞霄宫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京與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幛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又太學博士范

致虛素與左街道録徐知常善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虛深結之道其平日趣向謂非相京不足以有為已而宮妾宦官合為一詞譽京遂擢致虛右正言起京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彦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為學士承旨徽宗有意脩熈豐政事起居舍人鄧洵武黨京撰愛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彦罷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為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

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盡死二年正月進左僕射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條例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用馮澥錢遹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州縣悉倣太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

方之士推方田於天下榷江淮七路茶官自為市盡更
鹽鈔法凡舊鈔皆弗用富商巨賈嘗齎持數十萬緡一
旦化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縊死提點淮東刑獄章綖
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其官因鑄當十大錢盡
陷綖諸弟御史沈畸等用治獄失意羈削者六人陳瓘
子彚以上書黥置海島南開黔中築靖州辰溪猺叛殺
溆浦令京重為賞募殺一首領者賜之絹三百官以班
行且不令質究本末荆南守馬瑊言有生猺有省地猺

令未知叛者為何種族若計級行賞懼不能無枉濫將之竒知樞密院恐忤京意白言城不體國京罷城命舒亶代之以勦絶羣猺為期西收湟川鄯廓取牂牁夜郎地擢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戩藍從熙譚稹梁師成皆踵之凡寄資一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矣又欲兵柄士心皆歸已建澶鄭曹拱州為四輔各屯兵二萬而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為郡守禁卒干㩻月給錢五百驟增十倍以固結之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累轉司

空封嘉國公京既貴而貪益甚已受僕射奉復劉取司
空寄祿錢如粟豆柴薪與傔從糧賜如故時皆折支亦
悉從真給但入熟狀奏行帝不知也時元祐羣臣貶竄
死徙略盡京猶未愜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
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爲大碑徧班郡國初元符
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
中以下爲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
不得官京師及近甸五年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

軍節度使改封魏國時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琖玉巵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京曰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持以夸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財數尺上封者甚衆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復興久當莫辨京曰事茍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五年正月彗出

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黨碑凡其所建置一切罷之京免為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使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土蹝拜太尉受八寶拜太師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遂致仕猶提舉修哲宗實録改封楚國朝朔望太學生陳朝老追疏京惡十四事曰瀆上帝罔君父結奥援輕爵禄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喜導諛箝臺諫熾親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矜遠略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其書出士人爭相傳寫以為

實録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間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内輕錫予以蠧國用託爵禄以市私恩役将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圜土聚徙郡之惡不軌不忠凡數十事先是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毛注數劾京未允至是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徙封魯國二日一至都堂治事京之去也中

外學官頗有以時政為題策士者提舉淮西學士蘇棫欲自售獻議請索五年間策問校其所詢以觀向背於是坐停替者三十餘人初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為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為之者至京則又患言者議已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羣下皆莫敢言繇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

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為太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為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侍御史黃葆光論之立竄昭州拔故吏魏伯芻領榷貨造料次錢劵百萬緡進入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曰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待制京每為帝言今泉幣所積羸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

晟樂製定命寶任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創
天成聖功二橋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民愁困
不聊生而京倜然自以為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求
上寵媚召童貫輩五人風以禁中偪側之狀貫俱聽命
各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而延福宮景龍江
之役起浸淫及於艮嶽矣子攸儵絛攸子行皆至大學
士視執政儵尚茂德帝姬帝七幸其第賚予無算命坐
傳觴略用家人禮厮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然公論益

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朱勔為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為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呫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為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梠為户部侍郎媒糵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之私財宰臣白時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而已既不能堪凡攸亦發其事上怒

欲竄之京力丐免特勒停侍養而安置韓梠黄州未幾
褫絛侍讀毀賜出身敕而京亦致仕方時中等白罷絛
以撼京京殊無去意帝呼童貫使詣京令上章謝事貫
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譏譖者貫曰不知
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為作三表請去乃
降制從之欽宗即位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為自全計
天下罪京為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覿等始極疏其姦惡
乃以秘書監分司西京連貶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衡

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顓狙伺為固位計始終一說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枙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扣頭無復廉恥燕山之役京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為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隷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為虛器患失

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雖譴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子八人憸先死攸儵伏誅絛流白州死倏以尚帝姬免竄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

卞字元度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元豐中張璪薦為國子直講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擢起居舍人歷同知諫院侍御史居職不久皆以王安石執政親嫌辭拜中書舍人兼侍講進給事

中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於遼遼人頗聞其名卞適有寒疾命載以白駞車典客者曰此君所乘蓋異禮也使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為中書舍人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録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考觀無所迷惑詔從之以卞兼國史修撰初安石且死

悔其所作日録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卞即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偽盡改所脩實録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黄庭堅皆獲深譴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啟齒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即位諫官陳瓘任

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擢倂數卞尊私史以厭

宗廟之罪伯雨言卞之惡有過於惇去年封事數千人

皆乞斬惇卞公議於此可見矣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

罔宣仁聖烈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

逐臣僚皆卞啟而後行二也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

未知所處惇欲召禮法官通議卞云既犯法矣何用禮

法官議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萋菲語言

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鄒浩以言忤旨卞激怒

哲宗致之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別之罪五也蹇序辰
建看詳訴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卞即以二心之言迫
之惇默不敢對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
凡此皆卞謀之而惇行之六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
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
纔踰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召為中太乙宮使擢知樞
密院時京居相位卞禮辭不許帝謀復湟鄯問於卞卞
以王厚高永年對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邉募商人運

糧不復問其直貴賤鄯鄜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
百秦中騷困及取三州進金紫光禄大夫永年竟為帳
下執去以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讐任伯雨所
言曲自辨理至欲會獄證治諸人坐貶卞居心傾邪一
意以婦公王氏所行為至當兄晩達而位在上致己不
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以中旨用童貫為陝西
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右丞張康國引李憲故事以
對卞曰用憲已非美事憲猶稍習兵貫略無所長異時

必誤邊計帝令中書行之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妖人張懷素敗卞素與之游謂其道術通神甞識孔子漢高祖至稱為大士坐降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為侍讀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政和末謁歸上冢道死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正高宗即位追責為寧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單州團練副使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徽宗時為

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左右知為蔡承㫖子心善之及即位記其人遂有寵崇寧三年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除秘書郎以直秘閣集賢殿修撰編修國朝會要二年間至樞密直學士京再入相加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詳定九域圖志修六典提舉上清寶籙宮秘書省兩街道録院禮制道史局官僚合百人多三館雋游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懵不知學士論不與初置宣和殿命為大學士賜毬文方團金帶改

淮康軍節度使帝將去京先逐其黨劉昺劉焕等使御史中丞王安中劾之攸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間百拜以懇帝意遂解其後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讐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胗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絛鍾

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攸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詼浪語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寵信傾其父帝留意道家者說攸獨倡為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啓端自攸興矢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童騃不習事

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涿州留守郭藥師擁所部八千人舉涿易二州降進攸少傅王師入燕進少師封英國公還領樞密院王黼罷政帝欲大用攸既而悔之但進太保從封燕帝欲内禪親書傳位東宫字授李邦彦邦彦欲立不敢承遂以付攸攸退屬其客給事中吳敏議遂定靖康元年從上皇南下及還都始責為大中大夫繼而安置永州連徙潯雷京死御史言攸

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宗社驕奢淫泆載籍所無當竄諸海島詔置萬安軍尋遣使者隨所至誅之

脩初以恩澤為親衛郎秘書丞至保和殿學士宣和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講時脩弟兄亦知事勢日異其客傅墨卿孫傅等復語之曰天下事必敗蔡氏必破當亟為計脩心然之密與攸議稍持正論故與京異然皆蓄縮不敢明言遂引吳敏李綱李光楊時等用之以挽物情尋加大學士提舉醴泉觀欽宗立脩上募兵陝西策自

請行又勸西幸帝頗采納俾知京兆府討黿就攸忌其
功成會金破濬州徽宗南幸攸假徽宗旨請脩守鎮江
改資政殿大學士或謂脩前計已乖宜勿行脩幸得去
不復辭流言至京師謂將復辟於鎮江帝趣迎上皇還
而責脩昭信軍節度副使攸之誅也御史陳述且行帝
取詔批其尾曰脩亦然於是併誅宲者京族子也性矯
妄善談鬼神事當承門蔭固推與庶兄宗族稱為賢崇
寧初京黨以學行修飭聞諸朝與泉州布衣呂注皆著

道士服召入謁累官拜給事中兼侍讀京去位爲言者所攻以顯謨閣待制提舉崇福宫言者復論其不學無文結豪民規厚利持道家吐納之説以爲論思侍立集英瞑目自若爲不恭遂奪職陳正彚上京變事置獄京師具陳在杭州時日聞宼盛言京有後福獄上詔削其籍京復相徽宗戒毋得用宼但復集英殿修撰旋還待制提點洞霄宫宣和中卒

趙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爲遼國大族仕至光禄卿行汚

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值夜見其
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與語大奇之載與
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即獻策曰金人恨遼人切
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金
人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
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
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徽宗召見問所來之因對曰
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

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金人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遷直龍圖閣提點萬壽觀加右文殿修撰宣和二年二月使于金國見其主阿固達議取燕雲使還進徽猷閣待制自是將命至六七頗能緩頰盡心與金爭議進龍圖閣直學士既得燕山又加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宮官至光祿大夫良嗣言頃在北國與燕中豪士劉範李奭及族兄柔吉三

人結義同心欲拔幽薊歸朝瀝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為約俟他日功成即挂冠謝事以表本心初非取功名而徼富貴也頼陛下威靈今日之事幸而集顧前日之約豈可欺哉願許臣致仕使得買田歸耕令有識者曰此平燕首謀之人得請閑退天下美事也不然則臣為敢欺神明何所不至凡三上章詔不許既而朝廷納張覺良嗣爭之云國家新與金國盟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坐奪職削五階靖康元年四月御史胡舜陟論

其結成邊患敗契丹百年之好使金人侵陵禍及中國乞戮之於市時已竄柳州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即所至梟其首徙妻子于萬安軍

張覺平州義豐人也在遼國第進士為遼興軍節度副使鎮民殺其節度使蕭廸里覺撫定亂者州人推領州事燕王淳死覺知遼必亡籍丁壯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蕭后遣時立愛來知州拒弗納金人入燕訪覺情狀於遼故臣康公弼公弼言彼何能為當示以不疑乃

以為臨海軍節度使任知平州遼相左企弓等將歸東
尼堪欲先遣兵擒覺公弼曰如此是趣之叛也我請使
焉而覲之遂往見覺覺曰契丹八路皆陷今獨平州存
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
弼道其語尼堪信之升平州為南京加覺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企弓公弼與曹勇義虞仲文皆東遷時燕民盡
徙流離道路或詣覺訴公弼企弓等不能守燕致吾民
如是能免我者非公而誰覺名僚屬議皆曰近聞天祚

復振於松漠金人所以急趍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公能仗大義迎故主以圖興復責企弓等之罪而殺之縱燕人歸燕南朝宜無不納儻金人西來内用營平之兵外籍南朝之援何所懼乎覺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乃殺企弓等四人復稱保大三年繪天祚像於廳事每事告而後行呼父老諭曰金人讐也豈可從指其像曰此非汝主乎豈可背當相約以死必不得已則歸中國燕人尚義皆景從於是悉遣從民歸石更名

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往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區地方數百里帶甲十餘萬覺文武全才若為我用必能屏翰王室苟為不然彼西迎大祚北通蕭幹將為吾肘腋患矣安中深然之具奏於朝願以身任其責令安弼黨詣京師徽宗以手札付詹度曰本朝與金國通好信誓甚重豈當首違金人昨所以不即討覺者以兵在關中而覺抗榆關故也今既已東去他日西來則覺蕞爾數城恐未易當為今之計姑當密示羈縻足

矣而度數誘致之諷令內附宣和五年六月覺遣書至安撫司云金人恃虎狼之強驅徙燕京富家巨室止留空城以塞盟誓緬想大朝亦非得已遺民假道當管究痛之聲盈於衢路州人不忍僉謂宜抗敵命以存生靈使復父母之邦且為大朝守禦之備已盡遣其人過界謹令掌書記張鈞參謀軍事張敦固詣安撫司聽命金人聞覺叛遣闍母國王將三千騎來討覺帥兵迎拒之于營州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大書于門有今冬復

來之語覺遂妄以大捷聞朝廷建平州為泰寧軍拜覺節度使以安弼黨鈞敦固皆為徽猷閣待制宣撫司犒以銀絹數萬詔命至覺喜遠出迎金人諜知舉兵來覺不得返同其弟挾所被詔勑奔燕母妻先寓營州為金人所得弟聞之亟往降獻其詔勑金人圍平州覺之從弟及姪固守金人以納叛為責且求餉糧凡攻擊數月州民數千潰圍走莫肯降金人既平三州始來索覺王安中諱之索愈急乃斬一人貌類者去金人曰此非覺

也覺匿於王宣撫甲仗庫若不與我我自以兵取之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其過使行刑覺語殊不遜既死函首送之燕之降将及常勝軍皆泣下郭藥師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解體金人終用是啓釁云

郭藥師渤海鐵州人也遼之将亡燕王淳募遼東饑民為兵使之報怨於金人目曰怨軍藥師為之渠首明年其兩營叛藥師殺叛者羅青都統蕭幹留二千人為四營以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甄五臣為将淳建號於燕

改怨軍為常勝軍擢藥師至諸衛上將軍涿州留守淳死蕭后立蕭幹專國人貳宣和四年九月藥師擁所部八千人奉涿易二州來歸詔以為恩州觀察使王師北討劉延慶與幹軍于盧溝藥師曰幹以全師抗我燕城必虛選勁騎襲之可得也延慶遣藥師與諸將帥兵六千夜半渡河倍道而進質明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下令納燕人降而盡殺契丹雜虜藥師遣人諭蕭后使趣降后密詔蕭幹還戰於三市藥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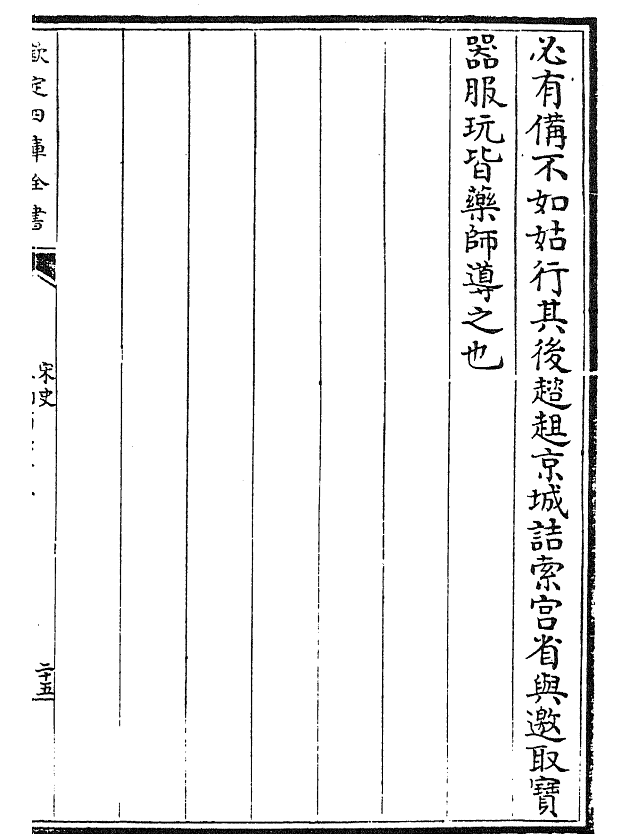
失馬幾為所擒遂以敗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十二月拜武泰軍節度使五年正月加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詔入朝徽宗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於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樂師拜廷下泣言臣在北聞趙王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絶燕人之望變色而言曰天祚臣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

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蕭幹犯塞藥師破其衆於峯山生擒阿嚕大師獲耶律德光尊號寶劔檢塗金印幹尋為部下所殺策勳加檢校太傅初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與藥師同知藥師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稱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肆橫藥師右之度不能制告於朝廷慮其交惡命度

與河間蔡靖兩易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安中但諂事之朝廷亦曲徇其意所請無不從良械精甲多遣部曲貿易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於是譽言日聞專制一路增募兵號三十萬而不改左衽朝論頗以為慮亟拜太尉召入朝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燕藥師迎于易州再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位視二府與我等耳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

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迥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敵蔡攸亦從中力主之金使賀天寧節歸送伴使見藥師兵遇之於道金使為之斂馬引避鄉兵或持矛揭取其羊裘皆不敢爭奏言藥師威聲遠振攸益謂其可倚故内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輙不省七年十二月詹度言藥師瞻視不常趣向懷異蜂目烏喙怙寵恃功逆節已

萌凶横日甚今聞與金人交結背負朝廷興禍不遠願早為之慮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破檀薊至玉田蔡靖遣藥師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出禦其夕令徽遁歸靖與部使者詣藥師計事藥師欲降靖曰靖誓死報國此何言邪引佩刀將自刭藥師抱持之幷諸使者悉鎖于家斡里雅布及郊藥師率軍官迎拜遂從以南叛報至帝猶秘其事議封為燕王割地與之使世守而已無及斡里雅布至慶源聞天子内禪欲回軍藥師曰南朝未



必有備不如姑行其後趙挺京城詰索宮省與邀取寶器服玩皆蘖師導之也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考證

蔡京傳弟卞以卞兼國史修撰初安石且死至盡改所修實錄○臣其賡按長編蔡卞重修神宗實錄用朱黃删改納之禁中世不可得見梁師成用事頗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温秦湛之徒師成在禁中見其書為諸人道之諸人索其書出因曰此亦不可不錄也師成如其言有人携以渡江遂傳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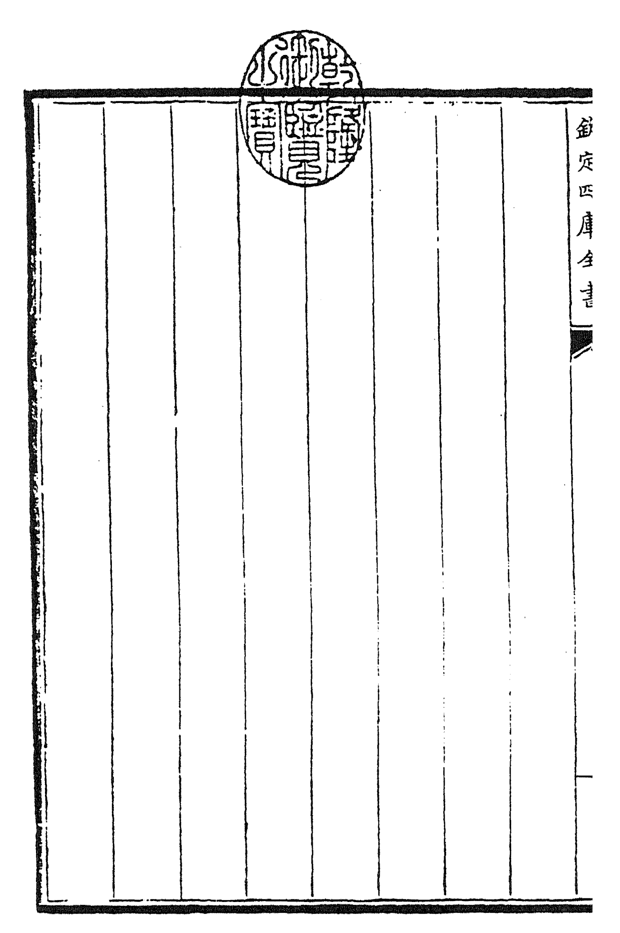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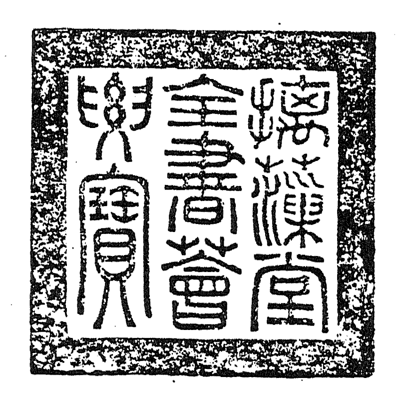
謹案卷四百七十一第二十一頁前二行民有被

酒狂譌者刋本狂訛征據監本改

第二十三頁前六行敃驟見拔用刋本敃訛政令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徐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七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宋史卷四百七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二

姦臣三

黄潛善　汪伯彦　秦檜

黄潛善字茂和邵武人擢進士第宣和初為左司郎陝西河東地大震陵谷易處徽宗命潛善察訪陝西因往

視潛善歸不以實聞但言震而已擢戶部侍郎坐事謫亳州以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靖康初金人入攻康王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援張邦昌僭位潛善趨白于帥府王承制拜潛善為副元帥二年高宗即位拜中書侍郎時上從人望擢李綱為右相綱既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姦邪恐害新政左遷所尚書郎尋謫江州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

彥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宮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啓殺澈并東誅之識與不識皆為之垂涕帝悔焉明年金人攻陜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張遇焚真州距行在六十里內侍邵成章疏潛善伯彥誤國成章坐除名御史馬伸亦以劾潛善伯彥得罪謫監濮州酒稅道卒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為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

克勤説法俄泗州奏金人且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戒潜善伯彦方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黄鞭馬南馳都人争門而出死者相枕藉人無不怨憤會司農卿黄鍔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為潜善也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鍔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帝渡瓜州幸鎮江敵兵已躡其後潜善伯彦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澂劾之乃罷潜善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瑴又論潜善伯彦均於誤

國而潛善之惡居多王廷秀繼以為言責置英州諫官
袁植乞斬之都市帝不許尋卒于梅州潛善猥持國柄
嫉害忠良李綱既逐張慤宗澤許景衡輩相繼貶死臺
諫一言隨陷其禍中外為之切齒高宗末年有旨潛善
余深薛昂皆復官録後諫官凌哲言深昂朋附蔡京潛
善專恣誤國今盡復三人恩數恐政刑失平忠義解體
詔以潛善嘗任副元帥特復元官録一子
汪伯彥字廷俊徽之祈門人登進士第積官為虞部郎

官靖康改元召見獻河北邊防十策直龍圖閣知相州是冬金人陷真定詔徙真定帥司于相俾伯彥領之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時金騎充斥嘗有甲馬數百至城下蹤跡王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櫜鞬部兵逆王于河上王勞之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其受知自此始矣未幾王奉蠟書開天下兵馬大元帥府以伯彥為副將王引兵渡河謀所向言人人殊伯彥獨曰非出北門濟子城不可王喜曰廷俊言是也既濟

繇大名歷鄆濟達于京奏為集英殿修撰北兵薄京城
欽宗詔金人見議通和康王將兵毋得輕動伯彥以為
然宗澤曰女真狂譎是欲欵我師爾如即信之後悔何
及乎宜亟進兵伯彥等難之及城破金人逼二帝北行
張邦昌僭立王聞之涕泣明年春王承制除伯彥顯謨
閣待制升元帥進直學士高宗即位擢知樞密院事未
幾拜右僕射方高宗初政天下望治伯彥潛善踰年在
相位專權自恣不能有所經畫御史諫官下至韋布內

侍省劾奏之罷伯彦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改提舉崇福宫尋落職居永州紹興初復職知池州江東安撫大使言者弗置乃詔以舊職奉祠尋知廣州四年帝追贈陳東歐陽澈舍人王居正論伯彦潛善不已復褫前職七年帝謂輔臣曰元帥舊僚往往淪謝惟汪伯彦實同艱難朕之故人所存無幾宜與郡復秦檜張俊曰臣等已議曰郊恩取旨更得天筆明其舊勞庶幾内外孚信始伯彦之未第也受館于王氏檜嘗從之學而俊亦

伯彥所引故共贊焉九年知宣州過闕帝謂檜曰伯彥便令之官庶免紛紜又曰伯彥潛藩舊僚去國七年漢之高先不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伯彥上所著中興日歷五卷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十年請祠從之明年五月卒贈少師謚忠定初伯彥既去相州金人執其子軍器監丞似使割地以至相州守臣趙不試固守不下遂拘而北久之乃還或云似之得歸伯彥實使人贖之似後更名召嗣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一言金人要請無厭乞止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詐守禦不可緩三乞集百官詳議擇其當者載之誓書四乞館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不報除職方員外郎尋屬張邦昌為幹當公事檜言是行專為割地與臣初議矛盾失臣本心三上章辭許之時議割三鎮以弭兵命檜借禮部侍郎與程瑀

為割地使奉肅王以往金師退檜瑀至燕而還御史中
丞李回翰林承旨吳幵共薦檜拜殿中侍御史遷左司
諫王雲李若水見金二帥歸言金堅欲得地不然進兵
取汴京十一月集百官議于延和殿范宗尹等七十人
請與之檜等三十六人持不可未幾除御史中丞閏十
一月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二年二月莫儔吳幵自金
營來傳金帥命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軍民
共議立張邦昌皆失色不敢荅監察御史馬伸言於衆

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時檜為臺長聞仲言以為然即進狀曰檜荷國厚恩甚愧無報今金人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檜盡死以辨非特忠於主也且明兩國之利害爾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姦臣敗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被禍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軍前兩元帥既允其議布聞中外矣且空竭帑藏追取服御所用割兩河地恭為臣子

今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不論哉宋於中國號令一
統綿地萬里德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雖興亡之命在
天有數焉可以一城決廢立哉昔西漢絶於新室光武
以興東漢絶於曹氏劉備帝蜀唐為朱温簒奪李克用
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張邦
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倖共為蠹國之政社稷傾危生民
塗炭固非一人所致亦邦昌為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
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之終

不足為大金屏翰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檜不顧斧鉞之誅言兩朝之利害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利也金人尋取檜詣軍前三月金人立邦昌為偽楚邦昌遺金書請還孫傅張叔夜及檜不許初二帝北遷檜與傅叔夜何㮚司馬朴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即位作書貽尼堪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粘罕會金主尼堪爲奇邇以檜

賜其弟達蘭為任用達蘭攻山陽建炎四年十月甲辰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丙午檜入見丁未拜禮部尚書賜以銀帛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朝士多謂檜與㮚傅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盡而南就令從軍達蘭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

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與達蘭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宗尹欲處之經筵帝曰且與一事簡尚書故有禮部之命從行王安道馮由義水砦丁禩及參議官並改京秩舟人孫靖亦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首倡和議故達蘭縱之使歸也紹興元年二月除參知政事七月宗尹罷

先是范宗尹建議討論崇寧大觀以來濫賞檜力賛其議見帝意堅反以此擠之宗尹既去相位久虛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九月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謀奪其柄風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頤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帝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蠡之分職可也二年檜奏置修政局自為提

舉參知政事程汝文同領之未幾檜面劾汝文擅治堂吏汝文求去諫官方孟卿一再論之汝文竟罷監察御史劉一止檜黨也言宣王内修修其所謂外攘之政而已今簿書獄訟官吏差除土木營繕俱非所當急者屯田郎曾統亦謂檜曰宰相事無不統何以局為檜皆不聽既而有議廢局以摇檜者一止及檢討官林待聘皆上疏言不可廢七月一止出臺除起居郎蓋自叛其説識者笑之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有教以引朱勝非為

助者詔以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不可用
勝非遂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求去檜三上章留之
不報頤浩尋以黃龜年為殿中侍御史劉棐為右司諫
蓋將逐檜於是江躋吳表臣程瑀張燾胡世將劉一止
林待聘樓炤並落職予祠臺省一空皆檜黨也檜初欲
傾頤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燾瑀輩布列清要頤浩問
去檜之術於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
瑣闥宜先去之蓋安國嘗問人材於游酢酢以檜為言

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檜亦尋去檜再相誤國安國已死矣黄龜年始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至比檜為莽卓八月檜罷乃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前一日上召直學士院綦崈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又言為相數月可聳動天下今無聞崈禮即以上意載訓辭播

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龜年等論檜不已詔落職牓朝堂示不復用三年韓肖胄等使還洎金使李永壽王翊偕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五年金主旣死達蘭主議卒成其和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仍舊宮祠六月除觀文殿學士知溫州六年七月改知紹興府尋除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行宮留守孟庾同留守並權赴尚書樞密院參決庶事時已降詔將行幸檜乞扈從不許帝駐蹕平江召

檜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十二月檜以醴泉觀兼侍讀赴講筵七年正月何蘚使金還得徽宗及寧德后訃帝號慟發喪即日授檜樞密使恩數視宰臣四月命王倫使金國迎奉梓宮九月浚求去帝問誰可代卿浚不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鼎於是復相臺諫交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面奏各數千百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謫永州始浚鼎相得甚浚先進力引鼎嘗共論人才浚劇

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再薦也檜因此憾浚反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怒鼎使擠浚也檜在樞府惟聽鼎鼎素惡檜由是反深信之卒為所傾鼎與浚晩遇於閩言及此始知皆為檜所賣十一月奉使朱弁以書報尼堪死帝曰金人暴虐不亡何待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有時帝曰此固有時然亦須有所施為然後可以得志八年三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五月金遣烏陵思謀等來議和與王倫偕至思謀即宣和始通好海上者議以吏部侍郎魏矼館伴矼辭曰頃任御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檜問矼所以不主和矼備言敵情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爾檜乃改命六月思謀等入見帝愀然謂宰相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

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已議和此人主之孝也見
主卑屈懷憤不平此人臣之忠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
使和議可成邊備亦不可弛十月宰執入見檜獨留身
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
欲講和乞顓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
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
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曰臣恐別有
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

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
勿許羣臣預鼎力求去位以少傅出知紹興府初帝無
子建炎末范宗尹造膝有請遂命宗室令懬擇藝祖後
得伯琮伯玖入宮皆藝祖七世孫伯琮改名瑗伯玖改
名璩瑗先建節封建國公帝諭鼎專任其事又請建資
善堂鼎罷言者攻鼎必以資善為口實及鼎檜再相帝
出御札除璩節度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
庶見之大呼曰並后匹嫡此不可行鼎以問檜不答檜

更問鼎鼎曰自丙辰罷相議者專以此藉口今當避嫌約同奏面納御筆及至帝前檜無一語鼎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有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帝乃留御筆俟議明日檜留身奏事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參告亦以此為言故鼎與大中俱罷明年璩卒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故鼎入辭勸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出見檜一揖而去檜亦憾之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中朝賢士以議

論不合相繼而去於是中書舍人呂本中禮部侍郎張九成皆不附和議檜諭之使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者檜深憾之殿中侍御史張戒上疏乞留趙鼎又陳十三事論和議之非忤檜王庶與檜尤不合自淮西入樞庭始終言和議非是疏凡七上且謂檜曰而忘東都欲存趙氏時何遺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尤恨庶言故出之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於是上下洶洶檜謬為解救卒械送銓

貶昭州陳剛中以啓賀銓檜大怒送剛中吏部差知贛州安遠縣贛有十二邑安遠濵嶺地惡瘴深諺曰龍南安遠一去不轉言必死也剛中果死尋以銓事戒諭中外既而校書郎許忻樞密院編修官趙雍同日上疏猶祖銓意力排和議雍又欲正南北兄弟之名檜亦不能罪曽開見檜言今日當論存亡不當論安危檜駭愕遂出之司勲員外郎朱松館職胡珵張擴淩景夏常明范如圭同上一疏言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

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懈緩我
不共戴天之讎以絶望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以詔
諭江南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至六軍
萬姓莫不扼腕憤怒豈肯聽陛下北面為仇敵之臣哉
天下將有仗大義問相公之罪者後數日權吏部尚書
張燾吏部侍郎晏敦復魏矼戸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
給事中樓炤中書舍人蘇符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
薛徽言同班入奏極言屈已之禮非是新除禮部侍郎

尹焞獨上疏且移書切責檜檜始大怒焞於是固辭新命不拜奉禮郎馮時行召對言和議不可信至引漢高祖分羹事為喻帝曰朕不忍聞顰蹙而起檜乃謫時行知萬州尋亦抵罪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抗言於檜曰邪說橫起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檜遂奏如淵為御史中丞首劾銓金使張通古蕭哲以詔諭江南為名檜猶恐物論咎已與哲等議改江南為宋詔諭為國信京淮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凡四上疏力諫有金以劉豫相待之語

且言兵勢重處願以身當之不許哲等既至泗州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至臨安日欲帝待以客禮世忠益憤再疏言金以詔諭為名脅致陛下歸順之義此主辱臣死之時願效死戰以決勝敗若其不克委曲從之未晚亦不許哲等既入境接伴使范同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過平江守臣向子諲不拜乞致仕哲等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冊上為帝徐議餘事檜至是欲上行屈己之禮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

受金人封冊會三衙帥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於是勾龍如淵李誼數見檜議國書事如淵謂得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不言事以告檜於是定檜攝冢宰受書之議帝亦切責王倫倫諭金使金使亦懼而從帝命檜即館中見哲等受其書金使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先一日詔金使來將盡割河南陜西故地又許還梓宮及母兄親

族初無需索以參知政事李光素有時望俾押和議牓以鎮浮言又降御札賜三大將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以王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宫奉還兩宫交割地界使藍公佐副之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朝八陵帝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撫遺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虚内以事外帝雖聽檜和而實疑金詐未嘗弛備也時張俊在永州馳奏力言以石晉劉豫為戒復移書孫近

以帝秦之禍發遲而大徐俯守上饒連南夫帥廣東岳飛宣撫淮西皆因賀表寓諷俯曰禍福倚伏情偽多端南夫曰不信亦信其然豈然雖虞舜之十二州皆歸王化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飛曰救暫急而解倒懸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他如秘書省正字汪應辰樊光遠澧州推官韓紘臨安府司戶參軍毛叔慶皆言金人叵測迪功郎張行成獻詢蒭書二十篇大意言自古講和未有終不變者條具者皆豫備之策

檜悉加黜責糾貶循州七月烏珠殺其領三省事宗盤及左副元帥達蘭拘王倫於中山府蓋烏珠以歸地為二人所主將有他謀也倫嘗密奏於朝檜不之備但趣倫進時韓世忠有乘懈掩擊之請檜言春秋不伐喪與帝意合遂已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烏珠入東京葛王襃取南京李成取西京薩里罕趨永興軍河南諸郡相繼陷没帝始大怪下詔罪狀烏珠御史中丞王次翁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

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檜力排羣言始終以和議自任而次翁謂無主議者專為檜地也於是檜位復安據之凡十八年公論不能撼搖矣六月檜奏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臣昨見達蘭有割地講和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令烏珠戕其叔達蘭藍公佐歸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伐之計願至江上諭諸帥同力招討卒不行閏六月貶趙鼎興化軍以王次翁受檜旨言其規圖復用

也言者不已尋竄潮州時張俊克亳州魏勝克海州岳飛克鄆城幾獲烏珠張浚戰勝於長安韓世忠勝於加口鎮諸將所向皆奏捷而檜力主班師九月詔飛還行在沂中還鎮江光世還池州錡還太平飛軍聞詔旗靡轍亂飛口呿不能合於是淮寧蔡鄭復為金人有以明堂恩封檜莘公國十一年烏珠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邵隆王德關師古等連戰皆捷楊沂中戰柘臯又破之檜忽諭沂中及張俊遽班師韓世忠聞之止濠州不

進劉錡聞之棄壽春而歸自是不復出兵四月檜欲盡
收諸將兵權給事中范同獻策檜納之密奏召三大將
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並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以宣
撫司軍隷樞密院六月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進封慶國公徽宗實録成遷少保加封冀國
公先是莫將韓恕使金拘于涿州至是烏珠有求和意
縱之歸檜復奏遣劉光遠曹勛使金又以魏良臣為通
問使未幾良臣偕金使蕭毅等來議以淮水為界求割

唐鄧二州尋遣何鑄報聘許之十月興岳飛之獄檜使諫官万俟卨論其罪張俊又誣飛舊將張憲謀反於是飛及子雲俱送大理寺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十一月貶李光藤州范同罷叅知政事同雖附和議以自奏事檜忌之也十二月殺岳飛檜以飛屢言和議失計且嘗奏請定國本俱與檜大異必欲殺之鑄三畏初鞫久不伏卨入臺獄遂上誣飛嘗自言已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為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罪賜死

獄中子雲及張憲殺于都市天下寃之聞者流涕飛之死張俊有力焉語在飛傳十二年胡銓再編管新州八月徽宗及顯肅懿節二梓宫至行在太后還慈寧宫九月加太師進封魏國公十月進封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童貫同請改封母為秦魏國夫人子熺舉進士館客何溥赴南省皆為第一熺本王㬇孽子檜妻㬇妹無子㬇妻貴而妬檜在金國出熺為檜後檜還其家以熺見檜喜甚檜幸和議復成益咎前日之異己者

先是趙鼎貶潮州王庶貶道州胡銓再貶新州至是皆遇赦永不檢舉曾開李彌遜並落職張俊本助和議居位歲餘無去意檜諷江邈論罷之十三年賀瑞雪賀雪自檜始賀日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彗星常見選人康倬上書言彗星不足畏檜大喜特改京秩楚州奏鹽城縣海清檜請賀帝不許知虔州薛弼言木內有文曰天下太平年詔付史館於是修飾彌文以粉飾治具如鄉飲耕籍之類節節備舉為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

復迎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洪皓歸自金國名節獨著以致金人錫納語直翰苑不一月逐去錫納者尼堪之左右也初尼堪行軍至淮上檜常為之草檄為錫納所見故因皓歸寄聲檜意士大夫莫有知者聞皓語深以為憾遂令李文會論之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獄死張九成以鼓唱浮言貶累及僧宗果編配皆以語忤檜也張邵亦坐與檜言金人有歸欽宗及諸王后妃意斥為外祠十四年貶黃龜年以前嘗論檜也閩浙大水

右武大夫白鍔有燮理乖謬語刺配萬安軍太學生張伯麟嘗題壁曰夫差爾忘越王殺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陽軍故將解潛罷官閑居辛永宗總戎外郡亦坐不附和議潛竄南安死永宗編置肇慶死趙鼎李光皆再竄過海皓之罪由白鍔延譽光以在藤州唱和有譏刺及檜者為守臣所告也先是議見國公出閤吏部尚書吴表臣禮部尚書蘇符等七人論禮與檜意異於是表臣等以討論不詳懐姦附鼎皆罷始檜為上言趙鼎欲立

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遂㗂御史中丞詹大方言鼎邪謀密計深不可測與范冲等咸懷異意以徼無妄之福冲嘗為資善翊善故大方誣之其後監察御史王鐵言帝未有嗣宜祠高禖詔築壇于圜丘東實檜意也台州曾惇獻檜詩稱聖相凡投獻者以臯夔稷契為不足必曰元聖檜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書少監領國史進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歴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還自頌檜功德凡二千餘言使

著作郎王揚英周執高上之旨遷秩自檜再相凡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日歴時政亡失已多是後記録皆熺筆無復有公是非矣冬十月右正言何溥指程頤張載遺書為專門曲學力加禁絶人無敢以為非十五年熺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四月賜檜甲第命教坊樂導之入賜緡錢金帛有差六月帝幸檜第檜妻婦子孫皆加恩檜先禁私史七月又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伋遂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著

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十月帝親
書一德格天扁其閣十六年正月檜立家廟三月賜祭
器將相賜祭器自檜始先是帝以彗星見求言張浚上
疏言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願
謀為豫備不然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義檜久憾
浚至是大怒即落浚節鉞貶連州尋移永州十七年改
封檜益國公五月移貶洪皓于英州八月趙鼎死于吉
陽軍是夏先有趙鼎遇赦永不檢舉之旨又令月申存

亡鼎知之不食而卒自鼎之謫門人故吏皆被羅織雖
聞其死而歎息者亦加以罪又竄呂頤浩子摭于藤州
十二月進士施鍔上中興頌行都賦及紹興雅十篇永
免文解自此頌詠導諛愈多賜百官喜雪御筵于檜第
十八年熺除知樞密院事檜問胡寅曰外議如何寅曰
以為公相必襲蔡京之迹五月李顯忠上恢復策落軍
職與祠六月廸功郎王廷珪編管辰州以作詩送胡銓
也閏八月福州言民采竹實萬斛以濟饑十一月胡銓

自新州移貶吉陽軍以作頌謗訕也十九年帝命繪檜像自爲贊是歲湖廣江西建康府皆言甘露降諸郡奏獄空帝嘗語檜曰自今有奏獄者當令監司驗實果妄誕即按治仍命御史臺察之苟不懲戒則奏甘露瑞芝類崇虛飾誕無所不至帝雖眷檜而不可蔽欺也如此十二月禁私作野史許人告二十年正月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剌檜不中磔于市自是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是月曹泳告李光子孟堅省記光所作私史

獄成光竄已久詔永不檢舉孟堅編置峽州朝士連坐者八人皆落職貶秩胡寅竄新州泳由是驟用五月秘書少監湯思退奏以檜存趙氏本末付史館六月熺加少保鄭瑋告其鄉人福建安撫司機宜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家有潛光亭商隱堂以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故檜尤惡之編管右廸功郎安誠布衣汪大圭斬有蔭人惠俊進義副尉劉允中黥徑山僧清言皆以訕謗也時檜疾愈朝參許肩輿二

孫扶掖仍免拜二十一年朝散郎王揚英上書薦熺為相檜奏揚英知泰州二十二年又興王庶二子之奇之荀葉三省楊煒袁敏求四大獄皆坐謗訕煒又以訾登李光蕭振之門言時事也於是光永不檢舉振貶池州二十三年檜請下台州於謝伋家取綦宗禮所受御筆繳進檜初罷相上有責檜語欲泯其迹焉是歲進士黄友龍坐謗訕黥配嶺南内侍裴詠坐指斥編管瓊州二十四年二月王炬以弟煒舊累死賔州炬編管邕州何

兑訟其師馬仲發端上金人書乞存趙氏為分檜功兑編管英州三月檜孫塤文閣待制塤試進士舉省殿試皆為第一檜從子焞熺姻黨周夤沈興傑皆登上第士論為之不平考官則魏師遜湯思退鄭仲熊沈虚中董德元也師遜等初知貢舉即語人曰吾曹可以富貴矣及廷試檜又奏思退為編排師遜為詳定塤與第二人曹冠策皆攻專門之學張孝祥策則主一德元老且及存趙事帝讀塤策皆檜熺語於是擢孝祥為第一降塤

第三未幾塤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同領史職前所無也六月以王循友前知建康嘗罪檜族黨循友安置藤州八月王趯為李光求内徙趯編管辰州鄭玘賈子展以會中有嘲詼講和之語玘竄容州子展竄德慶府方疇以與胡銓通書編置永州十二月魏安行洪興祖以廣傳程瑀論語解安行編置欽州興祖編置昭州又竄程緯以其慢上無禮也帝嘗諭檜曰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約束檜擅政

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畏言國事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帝及之蓋亦防檜之壅蔽也衢州嘗有盜起檜遣殿前司將官辛立將千人捕之不以聞晉安郡王因入侍言之帝大驚問檜檜曰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盜平即奏矣退而求其故知晉安言之遂奏晉安居秀王喪不當給俸月損二百緡帝為出內帑給之二十五年二月

以況長卿舊與李光啓譏和議又與芮煜共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為隣人所告長卿編置化州煜武岡軍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賔僚共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不賦者劉芮李燮羅博文三人而已愿中由此得召又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安然十月申禁專門之學以太廟靈芝繪為華旗凡郡國所奏瑞木嘉禾瑞瓜雙蓮悉繪之趙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

五世而斬為汪召錫所告徐史徐嘉又論趙鼎子汾與令衿飲別厚贐必有姦謀詔送大理拘令衿南外宗正司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之而後已鼎已死而憾之不置遂欲孥戮汾檜忌張浚尤甚故令衿之獄張宗元之罷皆波及浚浚在永州檜又使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至是使汾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是月乙未帝幸檜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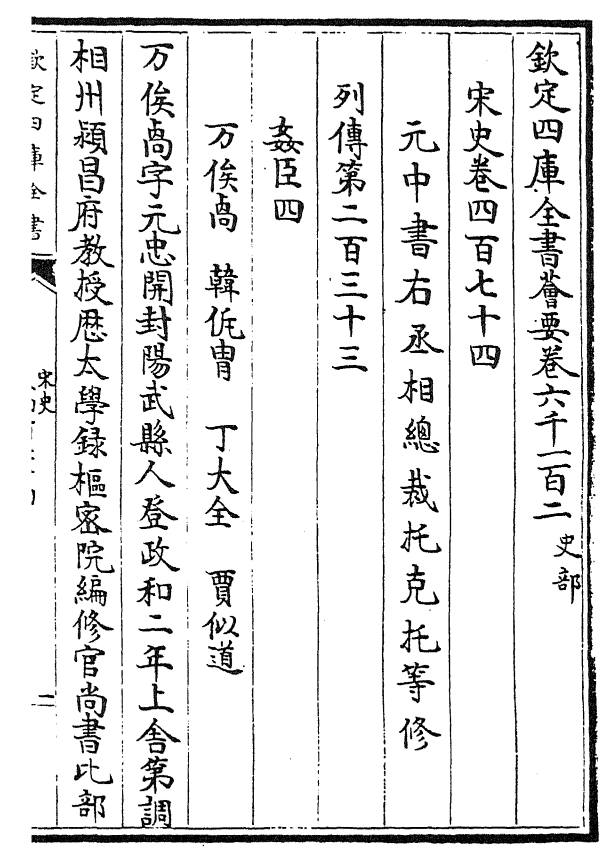
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熺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熺猶遣其子塤與林一飛鄭柟夜見臺諫徐嚞張扶謀奏請已為相丙申詔檜加封建康郡王熺進少師皆致仕塤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是夜檜卒年六十六後贈申王謚忠獻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刼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忘讎斁倫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其

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曰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少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陰結内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動靜郡國事惟申省無一至上前者檜死帝方與人言之檜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附已者立與擢用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

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徒率拔之冗散遽躋政地既共政則拱默而已又多自言官聽檜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有二人然甫入即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惟王次翁閲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人謂檜自檜秉政無日不鍜酒具治書畫特其細爾檜陰險

如崖穽深阻意叵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李光嘗與檜爭論言頗侵檜檜不荅及光言畢檜徐曰李光無人臣禮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而又喜諛佞不避形迹然檜死熺廢其黨祖述餘說力持和議以竊據相位者尚數人至孝宗始蕩滌無餘開禧二年四月追奪王爵改謚謬醜嘉定元年史彌遠奏復王爵贈謚

宋史卷四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一百二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七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三

姦臣四

万俟卨　韓侂冑　丁大全　賈似道

万俟卨字元忠開封陽武縣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調相州頴昌府教授歷太學録樞密院編修官尚書比部

員外郎紹興初盜曹成掠荆湖間卨時避亂沅湘帥臣
程昌㝢以便宜檄卨權沅州事成奄至城下卨召土豪
集丁壯以守成食盡乃退除湖北轉運判官改提點湖
北刑獄岳飛宣撫荆湖遇卨不以禮卨憾之卨入覲調
湖南轉運判官陛辭希秦檜意譖飛于朝留為監察御
史擢右正言時檜謀收諸將兵權卨力助之言諸大將
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
已極其欲盡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

知所懼張俊歸自楚州與檜合謀擠飛令禼劾飛對將佐言山陽不可守命中丞何鑄治飛獄鑄明其無辜檜怒以禼代治遂誣飛與其子雲致書張憲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及令憲措置使還飛軍獄不成又誣以淮西逗遛之事飛父子與憲俱死天下寃之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彦猷言飛無罪禼劾之知宗正寺士㒟請以百口保飛禼又劾之士㒟竄死建州劉洪道與飛有舊禼劾其足恭媚飛聞飛罷宣撫抵掌流涕於是洪

道柢罪終身不復叅政范同為檜所引或自奏事檜忌之禼劾罷再論同罪謫居筠州又為檜劾李光鼓倡孫近朋比二人皆被竄謫和議成禼請詔户部㑹計用兵之時與通和之後所費各幾何若減於前日乞以羨財別貯御前激賞庫不許他用蓄積稍實可備緩急梓宫還以禼為欑宫按行使内侍省副都知宋唐卿副之禼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其無恥如此張浚寓居長沙禼妄劾浚卜宅踰制至擬五鳳樓㑹吴秉信自長沙還

朝奏浚宅不過衆人常產可辦浚乃得免除叅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使還檜假金人譽已數千言囑卨以間卨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鈐紙尾進卨曰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言官李文會詹大方交章劾卨卨遂求去帝命出守檜愈怒給事中楊愿封還詞頭遂罷去尋謫居歸州遇赦量移沅州二十五年召還除叅知政事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袠次太后回鑾事實上

之張浚以髙與沈該居相位不厭天下望上書言其專欲受命於金髙見書大怒以為金人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浚坐竄謫髙提舉刋修貢舉勅令格式五十卷看詳法意四百八十七卷書進授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五謚忠靖髙始附檜為言官所言多出檜意及登政府不能受鉗制遂忤檜去檜死帝親政將反檜所為首召髙還髙主和固位無異於檜士論益薄之

韓侂胄字節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聖慈烈皇后女弟仕至寶寧軍承宣使侂胄以父任入官歷閤門祗候宣贊舍人帶御器械淳熙末以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宮而侂胄雅善慈福内侍張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密啓太后侂胄兩至宮門不獲命彷徨欲退遇重華宮提舉關禮問故入白憲聖言甚懇切憲聖可其議禮

以告俛冑俛冑馳白汝愚曰已向夕汝愚亟命殿帥郭杲以所部兵夜分衛南北内翌日憲聖太后即喪次垂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即皇帝位寧宗既立俛冑欲推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節鉞而俛冑但遷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俛冑始觖望然以傳道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踈遠之汝愚不以為意右正言黄度欲劾俛冑謀泄

斥去朱熹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峩冠濶袖象大儒戲
於上前熹遂去彭龜年請留熹而逐侂胄未幾龜年與
郡侂胄進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侂胄益用
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雲川劉弢者曩與侂胄同
知閤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侂胄
計議弢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謂侂胄曰趙相欲專
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
然因問計弢曰惟有用臺諫爾侂胄問若何而可弢曰

御筆批出是也侂胄悟即以内批除所知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罷吳獵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汝愚之迹始危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胄引李沐為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始侂胄之見汝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遂併逐誼朱熹彭龜年黄度李祥楊簡李祖儉等以攻

侂胄得罪太學生楊宏中張衜徐範蔣傅林仲麟周端
朝等又以上書論侂胄編置朝士以言侂胄遭責者數
十人已而侂胄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僞
學之目以網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
為言官澹言僞學宜加風厲或指汝愚為僞學罪首紘
條奏汝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南安
軍慮他日汝愚復用密諭衡守錢鍪圖之汝愚抵衡暴
薨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侂胄至是劉德秀論正引用僞

黨正坐罷斥吏部尚書葉翥要侍郎倪思列疏論偽學思不從侂冑乃擢翥執政而免思官侂冑加開府儀同三司時臺諫迎合侂冑意以攻偽學為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熹侂冑意未快以陳賈嘗攻熹召除賈兵部侍郎未至亟除沈繼祖臺察繼祖誣熹十罪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偽黨今變而為逆黨侂冑大喜即日除三傑為右正言而坐偽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王沇獻言令省部籍記偽學姓名姚愈請降詔嚴

偽學之禁二人皆得遷官施康年陳讜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偽學久居言路而張釜張巖程松率由此秉政四年侂胄拜少保封豫國公有蔡璉者嘗得罪汝愚執而黥之五年侂胄使璉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其賓客所言七十紙侂胄欲逮彭龜年曾三聘徐誼沈有開下大理鞫之張仲藝力爭乃止其年遷太保封平原郡王六年進太傅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言道學不可禁請誅侂胄以周必大為相侂胄大怒決杖流欽州言者希

侂胄意劾必大首植偽黨降為少保一時善類悉罹黨禍雖本侂胄意而謀實始京鏜逮鏜死侂胄亦稍厭前事張孝伯以為不弛黨禁後恐不免報復之禍侂胄以為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偽黨之禁寖解三年拜太師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侂胄平章國政侂胄繆為辭謝乞致其仕詔不許允中放罷時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

損晩節以規榮進者矣若陳自强則以侂胄童子師自
選入不數年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厮役也
亦皆預聞國政超取顯仕羣小阿附勢焰熏灼侂胄凡
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强至印空名勅劄授之
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言路厄塞每月舉論二三常
事而已謂之月課或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
是恢復之議興以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為興州都統識
者多言曦不可主西師必叛侂胄不省安豐守厲仲方

言淮北流民願歸附會辛棄疾入見言敵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為應變計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言開禧改元進士毛自知廷對言當乘機以定中原侂胄大悦詔中外諸將密為行軍之計先是楊輔傅伯成言兵不可動抵罪至是武學生華岳叩閽乞斬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止開邊岳下大理劾罪編置大異斥去陳自强援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臺諫鄧友龍等繼以為請侂胄除平章軍國

事蕭逵李壁時在太常論定典禮三日一朝因至都堂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並納其第侂冑既蘇師旦為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禀人莫敢言四年以薛叔似為京湖宣諭使鄧友龍為兩淮宣諭使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徐邦憲自處州召見以弭兵為言忤侂冑意削二秩於是左司諫易祓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起而言恢復之計矣詔侂冑

日一朝友龍叔似並升宣撫使吳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皇甫斌副之時鎮江武鋒軍統制陳孝廣復泗州及虹縣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孫成復襃信縣捷書聞侂胄乃議降詔趣諸將進兵未幾皇甫斌兵敗於唐州秦世輔至城固軍潰郭倬李汝翼敗於宿州敵追圍倬倬執統制田俊邁以遺敵乃獲免事聞鄧友龍罷以丘崈代為宣撫使侂胄既喪師始覺為師旦所誤侂胄招李壁飲酒酒酣語及師旦壁微摘其過侂胄以為

然壁乃悉數其罪賛侂胄斥去之翌日師旦謫韶州斬郭倬於京口流李汝翼王大節李爽于嶺南已而金人渡淮攻廬和真揚取安豐濠又攻襄陽至棗陽乃以丘崈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侂胄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邱崈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為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倨且多所要索謂侂胄無意用兵師旦等安得專崈又遣書許還河北流民及今年歲幣金人乃有許意會招撫使

郭倪與金人戰敗於六合金人攻蜀吳曦叛受金命稱蜀王宗已移書敵營仲前議且謂金人指太師平章為首謀宜免繫銜侂胄忽宗坐罷曦反狀聞舉朝震駭侂胄亟遺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未達而安丙楊巨源已率義士誅曦矣侂胄連遣方信孺使北請和以林拱辰為通謝使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以侵疆為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議用兵之臣信孺歸白事朝堂不敢斥言侂胄窮其說乃微及之侂胄大怒和議

遂輟起辛棄疾為樞密都承旨會棄疾死乃以殿前都
指揮使趙淳為江淮制置使復銳意用兵自兵興以來
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
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
善堂翊善謀誅侂胄議甚秘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
從中力請乃得密旨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壁
御筆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
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

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彖祖欲奏審璧謂事留恐泄不可翌日侂胄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先一日周筠謂侂胄事將不善侂胄與自強謀用林行可為諫議大夫盡擊謀侂胄者是日行可方請對自强坐待漏院語同列曰今日大成上殿俄侂胄先驅至彖祖色變尋報侂胄已押出彖祖乃入奏有詔斬蘇師旦於廣東嘉定元年金人求函侂胄首乃命臨安府

斵侂胄棺取其首遺之侂胄用事十四年感行宫省權震寓内嘗鑿山為園下瞰宗廟出入宫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宫人見之往往垂涕顔棫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祓撰荅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儗其勲有稱為我王者余嚞請加九錫趙師𢍰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所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内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其下受封者

尤衆至是論四夫人罪或杖或徙餘數十人縱遣之有
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始侂胄以導
達中外之言遂見寵任朱熹彭龜年既以論侂胄去貴
戚吴琚語人曰帝初無固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言之
去之易爾而一時臺諫及執政大臣多其黨與故稔其
惡以底大僇開禧用兵帝意弗善也侂胄死寧宗諭大
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侂胄嬖慈聖吴皇后
姪女無子取魯𫍯子為後名珍既誅侂胄削籍流沙門

島云

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面藍色嘉熙二年舉進士調蕭山尉上謁帥閫安撫使史巖之俟衆賓退獨留大全欵曲甚至期以他日必大用大全為戚里婢壻賓緣以取寵位事內侍盧允昇董宋臣累官為大理司直添差通判饒州入為太府寺簿調尚書茶鹽所檢閱江川分司復兼樞密院編修官拜右正言兼侍講辭改右司諫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兼侍讀劾奏丞相董槐章未下

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驅迫之出紿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恐之須臾出北關棄槐䟫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命下矣自是志氣驕傲道路以目尋為右諫議大夫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封丹陽郡侯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寶祐六年拜參知政事四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公初大全以袁玠為九江制置副使玠貪且刻逮繫漁湖土豪督促輸錢甚急土豪怨盡以漁舟濟北來之

兵太學生陳宗劉黻黄唯陳宜中林則祖等六人伏闕
上書訟大全臺臣翁應弼吳衍為大全鷹犬鈐制學校
䀹逐宗等開慶元年九月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
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
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
伸國法以謝天下侍御史沈炎右正言曹永年相繼論
罷監察御史朱貔孫復論大全姦回險狡狠毒貪殘假
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禄以籠天下

之財監察御史饒虎臣又論大全四罪絶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再削其官景定元年詔守中奉大夫致仕臣僚言乞遠竄使不失刑詔送南康軍居住臺臣復以為言追三官移送南安軍居住明年監察御史劉應龍請加竄追削兩官移竄貴州團練使與州守游翁明失色杯酒間翁明愬大全陰造弓矢將通蠻為不軌朱禩孫以聞于朝又明年移置新州太常少卿兼權直舍人院劉震孫繳奏乞移徙海島四年正月將官畢遷護

送舟過滕州擠之於水而死大全知淮西總領鄭羽富

甲吳門始欲結婣羽不從遂令臺臣卓夢卿彈之籍其

家為子壽翁聘婦見其豔自取為世所醜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也少落魄為游

博不事操行以父蔭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

理宗為貴妃遂詔赴廷對妃於内中奉湯藥以給之擢

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

游湖上不反理宗甞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

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
敕之巖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材可大用也尋
出知澧州淳祐元年改湖廣總領三年加戸部侍郎五
年以寶章閣直學士為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
路安撫使一歲中再遷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調度
賞罰得以便宜施行九年加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
置大使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十餘寶
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威權日盛臺

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
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懼留身請之
帝以為無有槐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壡代之
其見憚已如此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知樞密院事
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自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大元兵
共滅金約以陳蔡為界師未還而用趙范謀發兵據殽
函絕河津取中原地大元兵擊敗之范僅以數千人遁
歸追兵至問曰何為而敗盟也遂縱攻淮漢自是兵端

大啓開慶初憲宗皇帝自將征蜀世祖皇帝時以皇弟攻鄂州元帥烏蘭哈達由雲南入交阯自邕州躁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懼乃以趙葵軍信州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十月鄂東南陬破宋人再築再破之賴高達率諸將力戰似道時自漢陽入督師十一月攻城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請稱臣輸歲幣不從會憲宗皇帝晏駕于釣魚山合州守王堅使阮思聰踔

急流走報鄂似道再遣京議歲幣遂許之大元兵拔若而北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兵明年正月兵至傑作浮梁新生磯濟師北歸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初似道在漢陽時丞相吳潛用監察御史饒應子言移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以屬江閫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以為潛欲殺已銜之且聞潛事急時每事先發後奏帝欲立榮

王子孟啓為太子潛又不可帝已積怒潛似道遂陳建儲之策令沈炎劾潛措置無方致全衡永桂皆破大稱旨乃議立孟啓貶潛循州盡逐其黨人高達在圍中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巍巾者何能為哉每戰必須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譟於其門呂文德諂似道即使人呵曰宣撫在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壁在軍中事皆不關白似道故似道皆恨之以數諸兵費世雄士壁皆坐侵盜官錢貶遠州每言於帝欲誅達帝

知其有功不從尋論功以文德為第一而達居其次明年大元世祖皇帝登極遣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使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似道乃密令淮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真州忠勇軍營時理宗在位久内侍董宋臣盧允升為之聚斂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寘諸通顯又用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為遊燕竊弄權柄

臺臣有言之者帝宣諭去之謂之節貼似道入逐盧董所薦林光世等悉罷之勒外戚不得為監司郡守子弟門客斂跡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進用羣小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增吏部七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糴浙西田畝有值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稍多予銀絹又多予度牒告身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有奉行不至者提領劉良貴劾之有司爭相迎合務以買田多為功皆繆以七八斗為石其後田少與磽瘠虧租與

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破家者多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復以楮賤作銀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文如賈字狀行之十七界廢不用銀關行物價益踴楮益賤秋七月彗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臺諫布章劾上書言此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似道上書力辨之且乞罷政帝勉留之曰公田不可行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今公私兼裕一歲軍餉皆仰於此使因人言而

罷之雖足以快一時之議如國計何有太學生蕭規葉
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命京尹劉良貴捃摭以罪悉黥
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弊
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
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甫葬理宗即棄官去使呂文德
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為詔起之似
道至欲以經筵拜太師以典故須建節授鎮東軍節度
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

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撤闗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歎然下沱之報實無兵也三年又乞歸養大臣侍從傳旨留之者日四五至中使加賜賚者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賜第葛嶺使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

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李芾文天祥陳文龍陸
達杜淵張仲微謝章輩小忤意輒斥重則屏棄之終身
不録一時正人端士為似道破壞殆盡吏爭納賂求美
職其求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趙溍輩爭
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似道之玉工陳振民以求進一
時貪風大肆五年復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從令六
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
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

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鬭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景靈宮亦不從駕八年明堂禮成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父顯

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郤輅乘逍遥輦還宮帝
曰平章云云顯祖紿曰平章已允乘逍遥輦矣帝遂歸
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
即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
尼始還似道既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
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
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絶威福肆行自圍襄陽以來每
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吕文煥以急告似

道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
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
運天下為得乃詔中書置機速房以調邊事時物議多
言高達可援襄陽者監察御史李旺率朝士入言於似
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等出歎曰呂氏安則趙
氏危矣文煥在襄聞達且入援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
易耳今朝廷以襄陽急故遣達援之吾以捷聞則達必
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為然時襄兵出獲哨騎數人即繆

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襄陽降似道曰臣始屢請行邊先帝皆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爾十月其母胡氏薨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尋起復入朝度宗崩大兵破鄂太學諸生亦羣言非師臣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然憚劉整不行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餘里至安吉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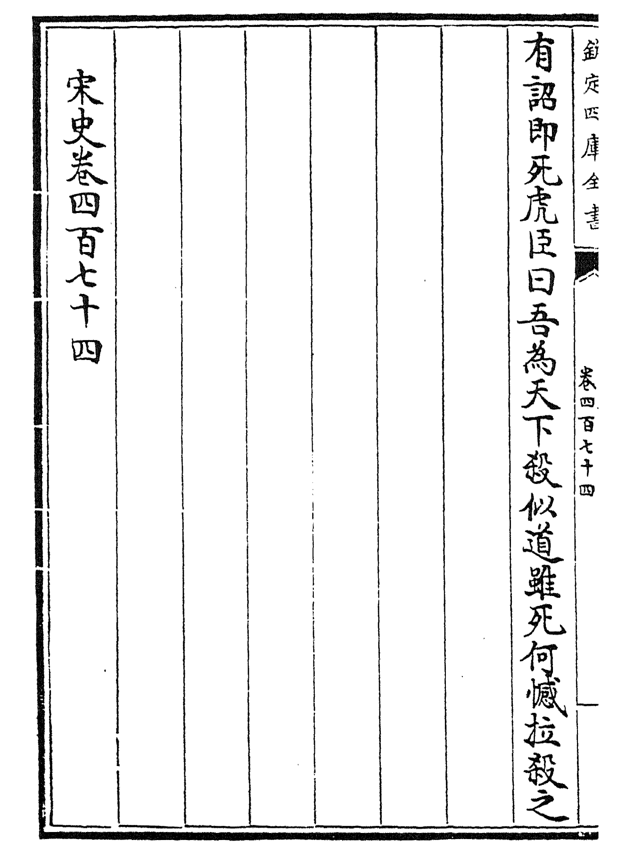
道所乘舟膠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曳之不能動乃
易他舟而去至蕪湖遣還軍中所俘曾安撫以荔子黄
甘遺丞相伯顔俾宋京如軍中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
約不從夏貴自合肥以師來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
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時一軍七萬餘人盡
屬孫虎臣軍丁家洲似道與夏貴以少軍軍魯港二月
庚申夜虎臣以失利報似道倉皇出呼曰虎臣敗矣命
召貴與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而泣曰吾兵無一人用

命也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特以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亦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不至有為惡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列郡守於是皆遁遂入揚州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止罷平章都督予祠官三月除似道諸不恤

民之政放還諸竄謫人復吳潛向士璧等官誅其幕官翁應龍廖瑩中王庭皆自殺潘文卿季可陳堅徐卿孫皆似道鷹犬至是交章劾之四月高斯得乞誅似道不從而似道亦自上表乞保全乃命削三官然尚居揚不歸五月王爚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死孝太皇太后乃詔似道歸終喪七月黃鏞王應麟請移似道鄰州不從王爚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非惟付人言於

不恤何以謝天下始從似道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率衆為露布逐之監察御史孫嶸叟等皆以為罰輕言之不已又徙建寧府翁合奏言建寧乃名儒朱熹故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似道來嘔惡况見其人時國子司業方應發權直舍人院封還録黄乞竄似道廣南中書舍人王應麟給事中黄鏞亦言之皆不從侍御史陳文龍乞俯從衆言陳景行徐直方孫嶸叟及監察御史俞淛併上疏於是始謫似道為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

籍其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
貶所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十
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
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備至似道至古寺
中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
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嶸叟應麟奏似道家畜乘
輿服御物有反狀乞斬之詔遣鞫問未至八月似道至
漳州木綿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不聽曰太后許我不死



有詔即死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宋史卷四百七十四

謹案卷四百七十三第十七頁前二行退又白之臺諫刋本退訛過據續綱目改

第十九頁後二行張浚戰勝於長安按浚方安置永州不預戎機又考續綱目載吳璘等收復陝西諸州與韓岳諸將奏捷同時張浚疑吳璘之訛

卷四百七十四第十二頁後八行取魯顝子爲後刋本取訛娶據監本改

第十三頁後二行須臾出北闕刋本闕訛闕據續

綱目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李維裕